



「蘇格拉底之死」是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於 1787 年創作的油畫。(筆者攝)

蘇格拉底和他所謂的監獄

文／劉增泉（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所謂蘇格拉底監獄，嚴格的說，我在小學五年級時自修參考書上就看過黑白照片，當時的感覺很震撼。那個年代對於一個馬祖的小孩而言，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來這裡。1985年七月中旬在雅典遊歷，第一個目標就是蘇格拉底監獄。當時我沒有完整的旅遊資訊，蘇格拉底監獄在旅遊指南的書籍中也找不到，但我知道就在衛城附近，於是就前往找尋蘇格拉底監獄，果然，我看到了一個洞穴，洞穴之外有鐵欄杆，回憶年幼時的那張黑白照片，似乎就是在這裡，於是拍了許多張照片。數年後，看到一篇雜誌介紹了蘇格拉底監獄，照片上的監獄，和我過去所看到的監獄不一樣，為

此一直感到遺憾沒有找對地方。2018年，在任職的淡江大學休假一年，終於舊地重遊，也找到了所謂的蘇格拉底監獄。

在通往菲洛帕波斯 (Philopappos) 紀念碑的路上，在雅典衛城西面的山岩上切割和雕刻地基，甚至整個房間，都是該地區的典型，並展示了古代雅典的城市規劃和建築。我們現在知道，所謂的蘇格拉底監獄，並不是偉大哲學家被監禁和最終處決的地方。

從岩石表面梁孔的排列可以看出，從繆斯山的岩石斜坡上切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構可能屬於一個兩層或三層的巨大住宅。木梁支撐著結構的前部，這是由石工和木頭製成

的。通往外部樓層的是通道，用於連接通往建築正面的水道，南面的雕刻樓梯與更高的斜坡相連。保留下來的建築後面是複雜的三個房間，小心地切割成基岩，在東部有門口，在後面有一個水池。

客房的使用情況尚不清楚。它像洞穴一樣的結構和它接近雅典的集市，一定導致了這樣一個傳說：根據指南和歷史書籍的記載，這座建築不是蘇格拉底的監獄，也不是古代的浴室。二戰期間，這座建築被用來隱藏衛城的文物，國家考古博物館被封在一堵厚厚的混凝土牆後面，以保護他們免受德國侵略者的系統盜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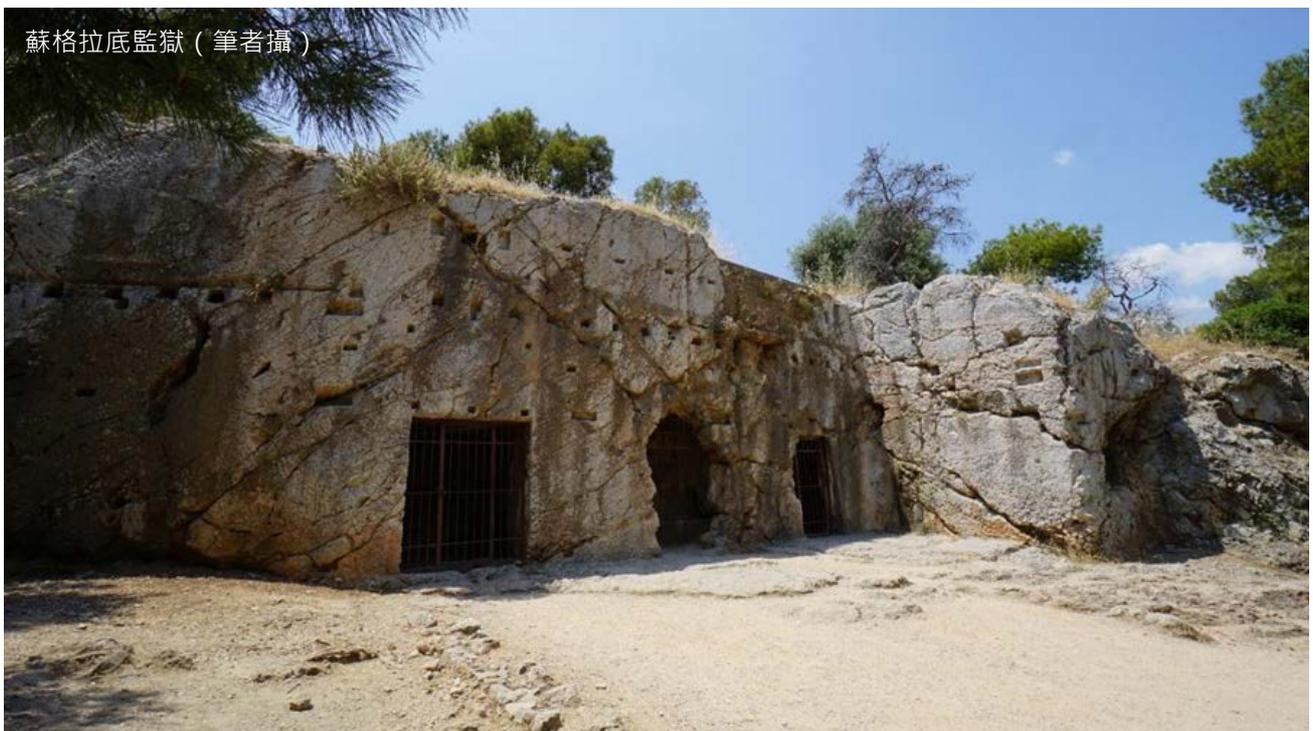
一座建於西元前 450 年左右的建築，位於雅典廣場的西南角，緊挨著「大理石工人街」。它位於阿哥拉 (Agora) 的正式邊界外，周圍

是房屋和車間。該建築尺寸為 40x17 公尺，並不顯示通常的古典式房屋平面圖，房間集中在中央庭院周圍。相反，它有一條長長的走廊，一邊是五個房間，另一邊是三個房間，還有一邊是一個有圍牆的庭院。很可能，這座細長的建築是國家監獄，有八間房間作為囚犯的牢房。如果這座建築真的是國家監獄，它可能是哲學家蘇格拉底在西元前 399 年被毒死處決的地方。

蘇格拉底是誰？

蘇格拉底被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他對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考察，這對他是很不利的。

除了被許多人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是古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



蘇格拉底監獄 (筆者攝)

自己沒有寫任何東西，因此希臘哲學家的所有知識都是通過他的同時代人和學生的著作傳播，主要是他的才華橫溢的學生柏拉圖。

「蘇格拉底問題」一直困擾著學者們：如何區分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和歷代不同作家所描述和解釋的蘇格拉底？但是，正如所有法律專業的學生都會證明的那樣，「蘇格拉底式」的審訊，和他在西元前 5 世紀質疑雅典的組織結構時一樣重要。

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蘇格拉底首先以重裝步兵聞名於世。他是一個全副武裝的步兵。他忍受不適和無畏的能力令人欽佩。蘇格拉底救了阿爾西比亞德斯 (Alcibiades) 的生命，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雅典將軍。蘇格拉底在經歷了武裝衝突的痛苦之後回到雅典，很快就獲得了哲學家的聲譽，字面意思是「一個熱愛智慧的人」。他贊同「不經檢驗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一公理，並開始審視雅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德爾菲神諭》的敘述中，蘇格拉底被認為是雅典最睿智的人。蘇格拉底認為，只有一個智者才會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只有不斷提問的過程才能使一個人理解並發現真相。

他擺出一副自我的樣子，在城市的街道上悠閒地走著，邀請他認識的人過上更加誠實的生活。就像在戰場上一樣，他無視自己的外表。他白天經常出去，光著腳，沒洗的衣服，

還穿著睡衣，長長的蓬鬆的頭髮在臉上。

許多敵人

蘇格拉底在年輕的、有權勢的和富有的雅典人中有許多追隨者。但是他也有反對者。他與詭辯學派 (Sophists) 進行了辯論，詭辯學派是一群遊學教師，他們遊歷了古希臘世界的絕大多數城邦，特別是伯羅奔尼撒半島，色薩利和義大利南部。他們向有錢的雅典人教授了掌握政治權力所需的修辭技能，這是有償的。

蘇格拉底斥責詭辯學派自命不凡的哲學。他們之間的相互敵視成為了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諷刺劇《雲》 (The Clouds) 的主題。這位著名的劇作家把蘇格拉底的外表——相當不吸引人——比作一個頭腦清醒的人。

不久，蘇格拉底的情況變得複雜起來。巨大的政治命運從根本上改變了雅典的面貌。蘇格拉底成了一個可疑的人物，不僅因為他的一些追隨者的行為，而且因為他所捍衛的個人主義概念在這個困難時期似乎過於革命性。西元前 399 年，治安法官指責他褻瀆神靈並腐蝕了這座城市的年輕人。

蘇格拉底沒有逃避或放棄他的信念，而是接受了對他的死刑。他在喝毒參 (pruche toxique) 之前拜訪了他的朋友。根據柏拉圖的編年史，「他在舉止和言辭上都顯得很快樂，因為他死得很高貴，沒有恐懼。」